



温哥华民众为法轮功胜诉道贺



图：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打出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等横幅

(明慧记者王枚温哥华报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迎来了在中领馆前抗议案胜诉后的首个周末。中午起，许多学员来到中领馆前，拉起了近百米长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

过往市民都说很有气势，过往车辆的鸣笛声此起彼落，不断有民众打开车窗，伸出手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合十及竖大拇指，民众也在为法轮功胜诉感到兴奋和鼓舞。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从二零零一年开始，在中领馆前持续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六年，在中共黑手

的干预下，当年的温哥华市长苏利文(Sam Sullivan)以城市及交通附例为依据，向卑诗省高级法院提出请求强制令，撤除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展板，温哥华学员不服，提出上诉。二零零九年一月法庭判决执行市府强制令，温哥华学员再次提出上诉。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卑诗省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判定法轮功学员胜诉。温哥华市政府利用城市附例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出揭露迫害的展板，违反了加拿大宪法授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温哥华法轮功发言人张素对上诉庭裁决表示欣慰，她说，这个案子

的胜诉意义重大，既曝光了中共对海外的渗透，也是它的渗透政策的失败，为其他国家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温哥华《太阳报》、Province、CBC国家电视台、Canada Free Press、维多利亚《先驱者时报》、Global BC、《世界日报》等二十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在多家媒体的留言板上，不少加拿大人对这一裁决表示赞赏，并祝贺法轮功学员。加拿大人 Drummer Darryl 说：“这群人比历史上在这座城市中任何其他和平请愿者表现得都更坚韧。我为这种无论雨雪酷暑都不屈不挠的精神鼓掌。这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我向这些人致敬。” ◇

法轮功是什么？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 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开始弘传的一门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括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往高层次带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从 1992 年到 1999 年，中国大陆近一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不但使人祛病健身，还让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社会影响非常好。1993 年，李先生荣获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1998 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 3000 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已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网上免费下载。◇

周佐福父子被迫害致死情况介绍

【明慧网】江西省瑞昌市法轮功学员周佐福，先后八次遭“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公安局绑架、关押迫害，在马家垅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被恶人掺不明药物到食物中，精神失常，当时体重由进劳教所时 130 斤减到只剩约 80 斤，于 2007 年 3 月 6 日六时含冤离世。

周佐福的儿子周志斌，曾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遭受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出狱后伤痛缠身，于 2005 年 5 月 14 日下午六时含冤离世，年仅 31 岁。

明真相的人都知道周佐福父子是被中共邪党当局害死的。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惑众，称是

“炼功炼死的”。周佐福有个当警察

的女婿叫柯瑞海，他在任公安溢城分局局长时，曾说其岳父炼法轮功影响他升官，竟然参与对周佐福的监控、拦截进京上访和拘捕。其岳父去世后，他到处散播谎言，说是“炼法轮功炼死的”，连人性也不要了。

周佐福，男，1950 年出生，瑞昌市麻纺厂职工。身患难言之疾，尤其是妻子徐莲姣身患绝症——胃癌晚期，医院说她只能活三到六个月。这是其周围人所共知的。一九九七年二月进入法轮大法修炼，几个月后徐莲姣完全康复。23 岁的儿子周志斌身体也不好，见法轮功奇效，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后来成了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一家四口人除女儿外都炼法轮功。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转下页)

(接上页)共邪党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周佐福受中共恶党人员迫害，先后八次遭瑞昌市“六一零”和公安局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洗脑、劳教迫害。其中第七次是 2001 年 1 月 26 日至 4 月 28 日，被非法关押在瑞昌市看守所进行洗脑迫害。长达三个半月之久的迫害，无法动摇周佐福对“真、善、忍”的信念。继而被非法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劳教三年。在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期间，遭受长期严刑摧残，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01 年 4 月 28 日进劳教所时体重是一百三十三斤，2003 年 4 月 7 日出来时体重降到八十斤，人已变形了。

马家垅劳教所对周佐福长期施行多种酷刑。2002 年 11 月中、下旬，为了提高其“转化”率，劳教所欲将周佐福送进精神病院，就用不明药物掺入食物中进行毒害，导致 12 月初周佐福被送至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迫害(当时劳教所骗他，说是给他检查身体；他也不知那是精神病院)，医院拒收，只好再押回马家垅劳教所。自此，周佐福不但身体极度虚弱，而且精神异样。

周佐福原本是吃苦能力和忍耐力最强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坚持的很好，他家在柳湖公园边，就是学法、炼功点。为弘法在财力、精力等各方面全力以赴。2003 年 4 月 7 日自劳教所释放回家后精神失常的状况日趋严重：晚上整夜站在三楼顶上不睡觉；天气冷时，在室内整夜面壁而站，就是睡觉也不上床，卷曲在地上睡；后来一些日子，一天只吃一餐，食量又很少，且专挑馊饭、剩饭吃，日常生活全反常。尤其是 2005 年 5 月 14 日，其儿子周志斌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后，精神摧残更大。终于 2007 年 3 月 6 日六时含冤离世。

下面是周佐福生前所述：

在劳教所我被关在 2 大队 3 班，由 2 名吸毒犯人看管我（即为包夹）包夹要我写所谓的“三书”：即不炼功、不洪法、不违反所规队纪。我立即拒绝。包夹要我背 80 条劳教人员行为规范，我也拒绝，就罚我在车间里蹲腿（即两脚拉开，大腿往下蹲不能与下面小腿接触，中间是空的），手拿 80 条自己读，我一直没有读，

持续了 3 天，最后班长脚穿皮鞋将右脚抬起使劲踩我双脚十几次，后又用脚搓我双脚趾头数次。大约过十多天后要我学白皮书，其后多次强制性要我学白皮书、多次强制性看污蔑大法电视录相，多次强制性让邪悟者做所谓的“谈心”，要我“转化”（放弃信仰），都遭到我的拒绝。回到三班在号子里坐着，班长、包夹用脚后跟蹬、用拳头打我，身上打肿了就用手指钻，进班天天搞，我的腿天天肿，约持续半个多月，肿得最大时腿和长裤腿一样粗。



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部分酷刑

劳教所为了强制转化、强制奴役劳动。在 7 月中、下旬对我进行了两次吊铐，两次都是恶警田本贵（教导员），恶警邓安安（副大队长专管法轮功转化的）指使吸毒犯周光华等包夹实施，吊起来，大脚趾着地，还把地上打了蜡，有时浇水，使大脚趾都点不住地。第二次刚吊上不久，恶警邓安安到场察看说还要吊高，恶人周光华随即加高，我的大脚趾几乎不能着地，靠一只大脚趾点着，另一只脚趾休息，来回轮换艰难度过每分、每秒，手铐全卡在两手腕肉里面。从晚上 7 点 30 分到第二天 7 点都在呻吟着，解铐放下，我两手疼痛难忍，手铐全陷在肉里面，特别右手都变形了，手腕处铐子几乎看不见了，松开时血肉模糊，恶警邓安安见此情况说：“快拿一块布来，把手盖上，别叫女子大队他们看见了。”我说“你们太残忍了”。

到了车间我看见手铐周边起了许多大泡。但回来后又上铐再吊。八月底这些恶警还指使包夹六天六晚不准我睡觉。后白天奴劳动不算，晚上还要奴役劳动折磨。

我九月中旬从二大队被调入一大队，一去就给白皮书让我看，我不

看，就一个人硬性读着，两个人围着不要我走动一步让我听，搞了很多天，我不听。他们就放诋毁大法的录像叫我看，叫邪悟者劝说。由于我坚持“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这一真理。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逐步升级。他们从吸毒犯人里挑最恶的人做包夹，李春伟是全劳教所最恶、最狠毒的人之一，吸毒犯李春伟对我说：吕教导员（吕任奎）说谁转化了你，给我们三个月减期，人家都转了你又何苦不转呢？不说你，所里干部见我都让三分，我打人有的差点打死了，送到医院去抢救，有的打断了几根筋骨。我要叫你周佐福不敢进这个班、睡这个床，见了就有恐惧感。恶警吕任奎（教导员）有一次找我谈话：“我转化了三、四十人也没遭报。”又一次说：“从现在开始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意思是实行酷刑迫害了）。

在恶警钟嘉福（劳教所政委现已调离）、吕卫平（管教科科长）、吕任奎（二大队教导员）等恶警指使下，吸毒犯李春伟还有其他恶人对我进行折磨迫害：2002 年 7 月至 12 月恶人李春伟对我包夹，特别是后三、四个月，几乎天天折磨我，叫我在铁架床上平躺着，脚是肿的，用手铐将双脚铐死，卡在肉里面一部份，用绳子或用另一副手铐悬空挂在床头横铁杆上双手从头边由栏杆伸出后上铐子卡死，然后李春伟用双手压我的手铐若干次，大约这样压一星期，下星期就是一只脚踩我手上的手铐，也是一星期，最后是双脚踩，整个李春伟一个人全部踩在我手上的手铐上，连续 20 天左右，每天进班，上铐这样压、这样踩，直到疼得我头上、身上出汗或快休克才停止。但每天铐子是不松开的，最少要铐到晚上 10 时半，有时到深夜，有时到天亮才松开。一个吸毒犯看到这情形时说：“别说这样铐着你，还要踩、还要压，就是一只脚铐死悬空着也难受，你不如死了算了。”我说：“我们是捍卫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它要怎样搞是它的事，我不会自己去死的”。

每次遭受这样的酷刑的过程中吸毒犯李春伟都要问：“你受得了吗？”那意思是受得了它就（转下页）



大连十多名狱警患癌症当场吓瘫

二零零九年初，大连市南关岭监狱组织体检，一百多名警察参加了体检，结果检出各种癌症病患十几人，有人检出癌症，当场就吓瘫在那里。

警察们私下议论，怎么一百多人里就有十几个得癌症的？真是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全国各地，象大连南关岭监狱这样集中患绝症或出事故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北京海淀区上地派出所，几年来所内警察接连暴死，人心惶惶，后来该派出所合并到别的派出所了。

这几年，公安、国安、“六一零”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有的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却忽得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相恐怖；有更多的得了绝症，还有的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但是，中共邪党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它效命，严密封锁消息。尽管如此，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传出，而且出意外的几乎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接上页)要加大、加强、加长压、踩的力度与次数，受不了就写转化材料。我每天都不理睬它。由于天天折磨、铐子把手卡出血、出水，伤口霉烂的面积也逐步扩大。可见上铐子的紧度、踩压的力度，恶人何等狠心！

有一次，把我双手铐卡死，用另一副铐子将手上的铐子拴在窗子铁柱子上，犯人李春伟把我的头往下压，把身子用力往前拉，并用力摆动，我疼痛难忍，发出呻吟声，犯人李春伟用臭袜子塞我的嘴。我的手被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滴在窗台上、墙上、身上、地上，这才停止。

恶人李春伟见我学法，李说读出了声，用两手指并拢戳我的喉部，连续 20 来天，几乎天天戳，致使我喉部肿大。恶人李春伟有三次在我的双手伤口（两手腕处铐子磨伤没有皮肉约 3.5 厘米长 2 厘米宽）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将铐子卡死。

恶人李春伟在恶警的指使下，我被罚站、罚蹲几天；有时他们将我的手脚铐上再把我抱起往地上摔；用力猛打我的嘴两次，每次约打一小时；打得鼻子出血两次；经常用拳头打我致命处，如两腋下空腹处、腰、太阳穴；用宽胶带封我的嘴，（从嘴到后脑绕圈封）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车间，在众目睽睽之下都经常这样搞；有一次犯人李春伟拔我睫毛、眉毛、头发，我太阳穴处扯下一大块皮后，李春伟就扯下自己几根头发时说好痛啊，并问我：你怎么就不痛呢？

在号子里及车间里对我进行其它形式的吊铐、打骂等无所不为。还有其他犯人对我的折磨迫害：犯人张朝辉在晚上打我的太阳穴打肿为止，天天打或隔天打，连续打了 7-8 天；用铐子打头的正中心并出血一次；用拳头打我的胸部、两腋下的空腹处、腰部约 30 下，有一次车间停电（约晚上 9 时）犯人张朝辉趁机用拳头打我腋下数拳，还用小竹棍打我（双手反铐）的手指节骨头，直到打肿，约打两小时，连续打三天。犯人张朝辉与其他犯人经常用各种形式吊铐我，其中吊铐有两次休克，暴打的过程中有一次昏倒。晚上睡觉都是铐着铐子，手脚各铐在床两头的铁柱上，有时单手、单脚铐，有时双脚各铐一副铐子全卡死。连续 15 个月（从未间断），即从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4 月止。

还有许多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都是劳教所整条系统，由劳教所政委钟嘉福从马三家学来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毒招，由管教科科长吕卫平负责全面铺开，由各大队队长、指导员、警察共同指使吸食毒品大打出手。

从周佐福遭受迫害的情况看，迫害他的恶人恶警何其歹毒！那么严重的酷刑迫害，一般人早已死在劳教所里了，周佐福还是活着走出了劳教所。

周志斌(周佐福的儿子)，男，1974 年出生。1997 年修炼法轮功时，时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1999 年 4 月开始，单位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要他放弃当辅导员，放弃修炼法轮功，

九江马家垅劳教所恶警田本贵遭恶报车祸死亡

【明慧网】江西九江马家垅劳教所原二大队恶警田本贵，39 周岁，一个年轻的生命终因积极追随邪党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正信，遭恶报。2009 年 6 月 3 日零点左右，田本贵开车至永修县途中，冲入大卡车底部，当场死亡。

田本贵任职期间用尽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折磨修炼真善忍的人，大法学员曾多次劝其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充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打手，田本贵对慈悲劝言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终招天惩。◇

当时他根本不感动。1999 年 7.20，中共江泽民集团污蔑迫害法轮功。周志斌于 1999 年 7 月 21 日和 12 月下旬先后两次进京上访，先后非法被拘留 15 天和非法劳教一年半。

周志斌在劳教所里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致使放弃修炼。2002 年 3 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入院治疗无效，经过法轮功学员和朋友帮助，逐渐清醒，又重新修炼法轮功，很快病就好了。可是他修炼的阻力和干扰太大，单位日夜监控，不让炼功、学法看书，一次单位发现他看《转法轮》，把书抢走。在家里，有反对他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和姐夫（柯瑞海）管着，更无法学法炼功。在他停止修炼法轮功八个多月后，旧病又复发了，最终还是在南昌一医院住了数月离世于病床上。

周佐福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人都修炼法轮功，三个人一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周佐福由于遭受那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致使精神失常而不炼功，所以身心所受的伤害无法恢复；周志斌由于“610”和公安的严密监控炼不了功，以致旧病复发而无可救了；徐莲姣原是医生判定只能活三到六个月，十多年来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情况下，一直坚持学法、炼功，至今不但身体健康，还承担着家庭主妇（照顾女儿、女婿、外孙女）的重担。



法轮功给了一个幼儿全新的生命



院确诊为不治之症，两家人都非常悲伤。

孩子三个月时，我知道了这件事儿，于是一天中午我就去了外甥女儿家。到那儿一看，孩子的奶奶正在那儿，愁眉不展的，我问孩子怎么样？孩子奶奶说：“我们放弃了，医生都说没希望了。”我告诉她：“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试试，说不定还有希望。”孩子的奶奶将信将疑地说：“试试吧。”

我们进屋里一看，孩子瘦的皮包骨，全身抽抽巴巴的。我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孩子的奶奶就给孩子冲一小勺奶粉喂了，孩子吃了没有吐。然后我又回家给请了一本《转法轮》送去，一看孩子有好转，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日】我丈夫的妹妹，家住黄花店乡，她外孙子从出生一直就不能吃奶，吃点就吐，几次去天津儿童医院看病，医

就嘱咐外甥女儿：“每天给孩子读大法书、念法轮大法好。”她们答应了。以后孩子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能吃东西了。过了几天，我又带去师父《广州讲法》光盘。我告诉外甥女儿每天给孩子放师父讲法，外甥女儿答应了。以后孩子越来越好，一天一个样变化很快。

现在孩子已经三周岁了，完全是一个聪明可爱、健康、活泼的孩子，谁看了都喜欢。很多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孩子的全家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们感谢法轮功、感谢法轮功李洪志师父给了孩子全新的生命！”◇

百姓平安的秘诀

为什么三退后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到大的福报呢？就是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强权诬蔑迫害时，您还能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父老乡亲请您一定要记住呀！◇

办了“三退”保了命

安徽省临泉县工业园区“好迪家私分厂”的建筑工地，一天正在浇筑混凝土的楼梯突然塌了，当场埋了二人，一人是曹某。但当场另外还有一工人叫明安（化名），仅手腕被划了几道伤痕，明安当时被吓呆了，遂立即快速地将压在混凝土下的工友扒出，但人已死亡，情形惨不忍睹。第二天，明安找到帮他办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法轮功学员，感动地连声说：“多亏了你救了我！多亏了你救了我！”该法轮功学员说：“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你，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要谢谢李洪志师父。”

明安“办三退保性命”的事整个工地都知道了，工人们纷纷找法轮功学员听真相、办“三退”，一个工人说：我们建筑工人整年整月露天作业，风刮日晒，又辛苦，工伤事故频率又高，说不定哪天会出事，我们出来吃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要个“党团队”干什么，一不能挣钱，二不能保命，不如退了保个平安。现在，工人们早晨上班，见面第一句话就互相问：“今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吗？”

天出奇石在平塘 昭告天下中共亡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发现了“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专家考察，一致认为：掌布河谷景区“藏字石”上的字位于距今二亿七千万年左右的二叠统栖霞组深灰色岩中。在“藏字石”上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对此，《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一百多家报纸、电视作了报道，但报道只说“中国共产党”五个字，而绝口不提最后一个最大的“亡”字。

天然形成的字，按照顺序排列，如此奇妙的巧合，在概率上几乎为零。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天意！上天在警醒世人——天要灭中共！



香港、澳门声援八千万勇士退党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